

# 黃岡方言的「V不VP」及其 相關句式\*\*

汪 化 雲\*

## 摘 要

黃岡方言中與「V不VP」相關的句式有「VP不、VP不+語氣詞、VP唄」等。這些句式在黃岡市所轄紅安、黃梅、團風等縣市區方言中存在的數量不一，反映出「不」演變為語氣詞「唄」的語法化過程，構成了「肯定否定參半的反復問句→偏於肯定的反復問句→是非問句」這樣一條漸變的鏈條，是漢語史上此類句式演變的投影。而由「V有VP」省略構成的「VP有」，則沒有發生進一步的演變。

**關鍵詞：**黃岡方言、反復問句、是非問句、地域分布、語法化

## 一、前 言

黃岡市在湖北省東部，轄黃州、團風、紅安、麻城、浠水、羅田、英山、蘄春、黃梅、武穴十個縣市區。黃岡方言屬江淮官話黃孝片，<sup>1</sup>其反復問

---

收稿日期：2005年12月2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10月4日。

\* 作者係浙江財經學院中文系教授。

\*\* 本文為向「中國首屆人類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哈爾濱：中國語言學會等，2005.1.5-9）提交的論文，會後進行了較大的改動。感謝《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中肯意見，本文根據其意見進行了修改。

1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1987）：B3，官話之三，肆、江淮官話。



句存在「V-neg-VP」、「VP-neg」兩種主要句式。<sup>2</sup>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一個方言中存在的幾種反復問句式不可能完全同義，其間必然存在某種差異。那麼，這些句式的差異是什麼？不同反復問句式的地域分布是否一致？不同否定詞構成的反復問句式是否相同？一般認為，漢語的是非問句是由反復問句發展而來的，<sup>3</sup>那麼，共時平面黃岡方言諸反復問句式的「差異」與歷時平面漢語反復問句向是非問句的演變有什麼聯繫？如何理解朱德熙關於該方言反復問句是「使用『V-neg-VO』句式」<sup>4</sup>的說法？本文擬以「V不VP」及其相關句式為主要考察對象，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 二、句式的異同：紅安方言中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

黃岡方言中否定詞「不」和「冇沒有，音[mau<sup>2</sup>]」構成的反復問句式存在差異，各縣市區方言中的反復問句式亦不完全相同，所以我們將其分開討論。本節以紅安方言<sup>5</sup>為例，討論「不」構成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的異同。這類句式在紅安方言中存在最多，計有「V不VP、VP不、VP不嘞[ne]、VP唄[pe]」四種。其中的「VP」可能是一個謂詞（動詞、形容詞）或謂詞性短語，「V不VP」中「不」前的「V」可能是一個單音節謂詞或多音節謂詞的第一音節（如例5）。下同。

### （一）「V不VP、VP不、VP不嘞」的共同點：表達反復問

紅安方言中的這三種句式都是反復問句式，其答句都是要求聽話人在對立項「V / 不V」中選擇一項（當然，答句也可以是「不曉得」之類）。下列每組的三個句子在某些場合（詳（二））可以互換使用：

- (1) 他來不來？  
       他來不？  
       他來不嘞？

2 汪化雲，《鄂東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230、231。

3 邵敬敏、王鵬翔，〈陝北方言的正反是非問句〉，《方言》（北京）2003.1: 42-43。

4 朱德熙，〈「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布〉，《中國語文》（北京）1991.5: 323-324。

5 方言點為該縣縣城。下仿此。



- (答：來 / 不來)
- (2) 小父叔叔看不看電影？  
小父看電影不？  
小父看電影不嘞？  
(答：看 / 不看)
- (3) 米鏟不鏟出來？  
米鏟出來不？  
米鏟出來不嘞？  
(答：鏟出來 / 不鏟出來)
- (4) 黃州的雪落下得大不大？  
黃州的雪落得大不？  
黃州的雪落得大不嘞？  
(答：大 / 不大)
- (5) 小毛人名囉不囉嗦？  
小毛囉嗦不？  
小毛囉嗦不嘞？  
(答：囉嗦 / 不囉嗦)

## (二)「V不VP、VP不、VP不嘞」的主要不同點：三個方面

1. 語義傾向不同。現代漢民族共同語（以下簡稱「共同語」）反復問句的語義傾向，趙元任認為是「不傾向於哪一邊的」。<sup>6</sup>邵敬敏也同意這一看法，認為反復問句的肯定與否定應該「各占百分之五十」。<sup>7</sup>同樣，紅安方言的「V不VP、VP不」兩種反復問句式表達的語義也不傾向哪一邊，其疑問方向是居中的。比如問「她去不去」、「她去不」，說話人對「她」的「去」和「不去」都不清楚。因此，句子中可以出現「到底、究竟」之類尋根究底、強化疑問語氣的副詞，表現出說話人對肯定否定的心中無數，例如：

- (6) 爾[<sup>6</sup>n]你到底把將錢把給不把得給他？

6 趙元任著，呂叔湘譯，《漢語口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頁356。

7 邵敬敏、朱彥，〈「是不是VP」問句的肯定性傾向及其類型學意義〉，《世界漢語教學》（北京）2002.3: 23。



爾到底把錢把得他不？

- (7) 中秋節那天，塔「他屋」的合音，音 t<sup>h</sup>a，第三人稱代詞領格娘究竟在不在屋裏？<sup>8</sup>

中秋節那天，塔娘究竟在屋裏不？

- (8) 媳婦佢媳婦到底能不能幹？  
媳婦佢到底能幹不？

「VP不嘞」的語義傾向則偏於肯定。說「他來不嘞」，說話人心理上傾向於「他來」，只不過有疑問罷了。正因為該句式隱含著肯定的語義傾向，所以句子中不能出現「到底」之類強化疑問語氣的副詞：<sup>9</sup>

- (9) \*她到底長得寧馨漂亮不嘞？

\*爾來的時候兒，小父究竟在屋裏不嘞？

當句中出現「不曉得、搞不清楚」之類詞語，即說話人沒有傾向時，作為間接問句出現在其後的只能是「V不VP、VP不」，這也反映了「V不VP、VP不」的語義不傾向哪一邊。「VP不嘞」則不能出現在其後，這除了疑問語氣詞不能出現在間接問句中的原因，可能與該句式的語義傾向偏於肯定也不無關係。如：

- (10) 我也不曉得他怪不怪古古怪 / 滑頭。

我也不曉得他怪古不。

\*我也不曉得他怪古不嘞。

- (11) 搞不清楚他吃不吃飯。

搞不清楚他吃飯不。

\*搞不清楚他吃飯不嘞。

也因為三者的語義傾向存在上述差異，所以如果在句子的前言後語中出現了提示肯定傾向的資訊（例中加線部分），那麼說話人一般選擇「VP不嘞」以協調整句的語義傾向，而不傾向於選擇「V不VP、VP不」句式：

- (12) 長這胖，買包減肥茶喝下兒一下不嘞？

（認為聽話人長胖了，傾向於讓其買減肥茶。此為「前言」提示。）

- (13) 我像個非洲人不嘞？這半年把半年多良的完全曬黑了。

8 例句中文字下方加曲線的漢字為記音字，不是其本字，下同。

9 本文以加\*號表示句子不合格。



(因爲「曬黑了」,所以傾向於「像個非洲人」。此爲「後語」提示。)

三種句式語義傾向的這種差異應該跟「嘞」的出現與否有關——「嘞」是表示疑問而偏於肯定的語氣詞——詳第四節。

2. 語體色彩不同。一般認爲,漢語中的「VP不」來自反復問句原型「VP不VP」的後項省略。<sup>10</sup>但是,「VP不VP」句式在現代漢語方言中一般表現爲「V不VP」和「VP不V」兩個次類,它們「在分佈上是互補的,即不在同一方言中共現」。<sup>11</sup>在不存原型「VP不VP」的方言中,後起的「VP不」當然也應該來自其次類的後項省略。考慮到紅安方言中沒有「VP不VP」,也沒有「VP不V」,而「V不VP」又是至少七十年前就存在於該方言中的句式,<sup>12</sup>所以我們只能認爲,該方言中的「VP不」是「V不VP」句式省略VP並且將V恢復爲VP而形成的。<sup>13</sup>兩種句式的這種關係,使得二者在語體色彩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V不VP」顯得比較正式,表現出說話人尋根究底的意味;簡短的省略式「VP不」顯得比較隨意,在口語中更爲常見。「VP不嘞」是由「VP不」加語氣詞「嘞」構成的,亦具有與之相同的口語色彩。因此,在書面語詞出現比較多的句子裏,「VP不嘞、VP不」兩種句式一般不能使用:

(14) 張先生今天來不來?鄙人無從知道。

\*張先生今天來不?鄙人無從知道。

\*張先生今天來不嘞?鄙人無從知道。

在口語中,三種句式都可以使用,但「V不VP」由於有尋根究底的意味,常用在顯得比較正式的句子中。例(15)「我再問你一遍」雖是口語問句,但顯得鄭重其事,其後一般就傾向於出現「V不VP」,而不傾向於出現「VP不嘞、VP不」:<sup>14</sup>

(15) 我再問你一遍:張先生明早來不來?

?我再問你一遍:張先生明早來不?

10 邵敬敏、王鵬翔,《陝北方言的正反是非問句》,頁42。

11 朱德熙,《「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佈》,頁329。

12 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918-1182。

13 一般認爲V是VP的省略形式。

14 本文用句前加?表示句子不常見、有點不自然。



？我再問你一遍：張先生明早來不嘞？

3. 能否表達祈使意義的不同。如果「VP不嘞」用於詢問聽話人是否做某事，那麼由於其表意偏於肯定，因此隱含著希望、祈使聽話人做某事的意思。例如說「進來喝點兒不嘞」，就隱含有請對方進來喝茶的意思。這是「V不VP、VP不」句式所沒有的言外之意。又如：

(16) 爾去下子不嘞？（請聽話人去一下）

(17) 還吃點兒蘋果不嘞？（請聽話人再吃點兒蘋果）

當然，上述區別不能抹殺三種句式的共同點。在語義傾向、語體要求不那麼明顯的場合，三種句式可以互換使用以表達反復問（參看第一小節）。

### （三）VP唄

「VP唄」是口語色彩明顯的句式，表達的意義與共同語「VP吧」相同。它可以表達是非問（是非問也可以不用語氣詞而代之以上揚的語氣表達。從略），答句為肯定形式「是的 / VP / 嗯」或否定形式「不 / 冇、不VP / 冇VP」（同反復問句一樣，也可以是「不曉得」之類）：

(18) 爾想倚站起來唄？

（答：是的 / 想 / 嗯；不 / 不想）

(19) 他挖了惡「我屋」的合音，音 $\eta\text{o}$ ，第一人稱代詞領格茗紅薯唄？

（答：是的 / 挖了 / 嗯；冇 / 冇挖）

(20) 你在爹爹爺面前拆白撒謊，你欠想、希望承 $[_\text{sen}]$ 挨打唄？

（答：不、不是的）

共同語是非問句表意偏於肯定，<sup>15</sup>紅安方言也是一樣，因此句中也不能出現強化疑問語氣的「到底」之類：

(21) \*爾到底去唄？\*他究竟跔倒蹲著的唄？

如果將句子換成祈使的語調，「VP唄」也可以是祈使句。

(22) 我們走唄！儘看個麼事什麼？走唄！

可見，「VP唄」與「VP不嘞」在表意傾向的肯定、表達祈使意義方面具有共同點，其不同之處在於表達反復問還是是非問。

15 邵敬敏、朱彥，〈「是不是VP」問句的肯定性傾向及其類型學意義〉，頁26。



(四) 四種句式的異同可以用下表表示：

句 式	V不VP	V不	V不嘞	VP嘸
是否表達反復問	是	是	是	否
是否具有口語色彩	否	是	是	是
表意是否傾向於肯定	否	否	是	是
是否可以表達祈使意義	否	否	是	是

### 三、地域差異：各縣市區方言中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

「V不VP」及其相關句式在黃岡市所轄十個縣市區方言中存在的數量不一，可以大別為三種情形。這三種情形分別存在於以紅安縣為代表的西北部地區、以黃梅縣為代表的東部地區、以團風縣為代表的中南部地區。

#### (一) 西北部方言中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

黃岡市西北部的紅安、麻城和相鄰的蘄春、英山、浠水、羅田部分地方，存在V不VP、VP不、VP不嘞（紅安、麻城以外的地方為「VP不嘞」[sæ]，與「VP不嘞」的表達作用相同）、VP嘸[pe] / [pæ]四種句式。四種句式的異同我們在第一節以紅安方言為例進行了討論，不贅。

#### (二) 東部方言中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

黃岡市東部的黃梅以及周邊的武穴、蘄春等部分地方的方言中，「V不VP」及其相關句式只有「V不VP、VP嘸[·po]、VP嘸[·pe]」三種。以下以黃梅方言為例討論之。

1. 「V不VP」、「VP嘸」。黃梅方言的「VP嘸」的意思是「VP不」，其「嘸」的否定意義明顯，不是單純的語氣詞，因而絕不能省略。出生、成長於黃梅縣城的廢名（馮文炳），在其反映家鄉風情、使用了大量黃梅方言句式和詞語的小說中，把這類句式都轉寫為「VP不 / VP不呢」，<sup>16</sup>也反映了「嘸」

16 汪化雲、陳金仙，〈廢名小說中的「不」及其相關句式〉，《中國語學研究開篇》（日本）24(2005): 196。



的否定意義。可見，這個「嘍」應該是「不」與增強感情色彩的黃梅方言語氣詞[O]的拼合形式。「VP嘍」當亦是由「V不VP」省略後項發展而來，這表現在二者的異同分別與紅安方言「V不VP」、「VP不」的異同相彷彿：二者都是「不傾向於哪一邊的」的反復問句，其中都可以出現「到底」之類強化疑問語氣的副詞(23)，都可以作為間接問句出現在「我不曉得」等等之後(24)；在語體要求不那麼明顯的場合，「VP嘍」與「V不VP」可以互換使用，其答句相同(25、26)。例如：

- (23) 爾到底挑不挑走？  
 爾到底挑走嘍？  
 (答：挑走 / 不挑走)
- (24) 我不曉得渠[k<sup>h</sup>e]他喝不喝白酒。  
 我不曉得渠喝白酒嘍。
- (25) 渠馬馬妻子將現在去不去划船？  
 渠馬馬將去划船嘍？  
 (答：去 / 不去)
- (26) 街上臘月三十開不開門？  
 街上臘月三十開門嘍？  
 (答：開 / 不開)

但是，「V不VP」有著比較正式的和尋根究底的色彩，句式中可以出現書面語詞(27)；「VP嘍」則有著隨意的口語色彩，句式中一般不出現書面語詞(28)：

- (27) 那些幹部們廉不廉潔？  
 (28) ?那些幹部們廉潔嘍？(當用口語詞：兀些幹部羅斯們不貪污嘍?)

2. 「VP唄」。黃梅方言中的「VP唄」也是口語句式，表意與共同語「VP吧」相同。「VP唄」可以為是非問句(29、30)，其語義傾向偏於肯定，因此句子中不能出現強化疑問語氣的「到底」之類詞語(31)；同樣，「VP唄」可以換上表示祈使的語調構成祈使句(32)。例如：

- (29) 小池離九江近唄？  
 (答：是的 / 近 / 噯；不 / 不近)
- (30) 我曬黑了唄？這多時這一段時間 / 這麼長時間總在外頭外面跑。



(答：是的 / 曬黑了 / 噠；冇 / 冇曬黑)

(31) 渠把糖粑囤藏起來了唄？

(答：囤起來了 / 噠；冇 / 冇囤起來)

但：\*渠到底把糖粑囤起來了唄？

(32) 進來坐下唄！

吃點兒東西唄！

3.比較。不難看出，黃梅方言的「V不VP、VP啵、VP唄」與紅安方言的「V不VP、VP不、VP唄」所表達的意義是分別相同的。與紅安方言相比，黃梅方言少了「VP不嘞」句式。

### (三) 中南部方言中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

黃岡市中南部的黃州區、團風縣及其周邊的浠水、羅田等部分地方方言中，「V不VP」及其相關句式只有「V不VP、VVP、VP唄[·pæ]」三個。以下以團風方言為例討論之。

1. 「V不VP」、「VVP」。團風方言的「V不VP」亦是語義「不傾向於哪一邊」的反復問句，顯得比較正式；「VVP」是「V不VP」省略「不」的形式，顯得隨意、口語色彩強烈，與紹興等地方言中的「緊縮式」<sup>17</sup>相近。兩種句式在語體色彩要求不明顯的場合可以互換使用，其答句相同。如：

(33) 明朝明天你買不買魚？

明朝你買買魚？

(答：買 / 不買)

(34) 力「你屋」的合音，音ni，第二人稱代詞領格爹爹愛不愛穿皮袍子？

力爹爹愛愛穿皮袍子？

(答：愛 / 不愛)

(35) 你起不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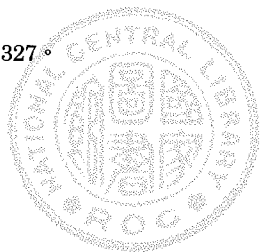
你起起去？

(答：起去 / 不起去)

(36) 二毛的媳婦漂不漂亮？

二毛的媳婦漂漂亮？

17 朱德熙，〈「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布〉，頁327。



(答：漂亮 / 不漂亮)

由於「V不VP」的語義傾向是中性的，所以句子中可以出現強化疑問語氣的「到底」等詞語，整個格式可以作為間接問句出現在「我不曉得」之類後面。「VVP」由於是省略構成的口語句式，作為間接問句出現也比較自然(37)；但是，在因為存在強化疑問語氣的詞語而顯得相對正式一些的句子中(38、39)出現，就有些不大自然，雖然這樣的句子也有人使用：

(37) 我不曉得乾不乾淨。

我不曉得乾乾淨。

(38) 她究竟胖得狠厲害不狠？

？她究竟胖得狠狠？

(答：狠 / 不狠)

(39) 你到底去不去？

？你到底去去？

(答：去 / 不去)

2. 「VP唄」。「VP唄」亦是口語句式，表意與共同語「VP吧」相同。它可以為是非問句，語義傾向偏於肯定，句中不能出現強化疑問語氣的「到底」之類(40、41)；也可以換上表示祈使的語調構成祈使句(42)：

(40) 衣裳壞罷了唄？

(答：是的 / 壞了 / 嗯；冇 / 冇壞)

但：\*衣裳到底壞了唄？

(41) 她長得蠻長高唄？

(答：是的 / 蠻長 / 嗯；不 / 不長)

但：\*她到底長得蠻長唄？

(42) 甲：找個處所兒地方搓兩圈打幾圈麻將唄！

乙：要得。我們走唄！

3. 比較。不難看出，團風方言中的「V不VP、VP唄」與紅安方言中相應句式的表意是相同的。與紅安方言相比，團風方言少了「VP不、VP不嘞」兩個句式，多出了一個「VVP」句式。



#### (四) 小結

從上文的討論中我們不難看出，黃岡各縣市區方言中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有同有異。其共同點是都存在「V不VP、VP唄」兩種句式，而各地存在的「VP不、VP嘍、VVP」三種句式也有共性——都是「V不VP」在口語中的省略形式。因此，可以把黃岡市「V不VP」及其相關句式的地域分布歸納為下表：

	V不VP	VP不 / VP嘍 / VVP	VP不嘍	VP唄
西北部	+	+	+	+
東部	+	+	-	+
中南部	+	+	-	+

其中「VP不、VP嘍」與「VVP」的差異將在第四節略作說明。

### 四、「V不VP」及其相關句式表現出的語法化過程

以第二節、第三節的描寫分析為基礎，我們來討論相關的語法化等問題。

#### (一) 語氣詞「嘍」、「唄」

1. 紅安方言的語氣詞「嘍」。如前所述，以紅安方言為代表的西北部方言中，語氣詞「嘍」可以表達疑問而偏於肯定的意思。其用法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語氣詞「嘍」可以用在反問句句末。作為一種修辭格，一般認為反問句是「無疑而問，明知故問……但它只問不答，把要表達的確定意思包含在問句裏」。<sup>18</sup>因此，反問句中的「嘍」是以疑問的形式表達了「確定的意思」。相對於反問句「問」的形式而言，「嘍」表達的顯然是說話人沒有疑問的肯定語氣：

(43) 這樣的話你也打得開口說得出口，你是麼為什麼不怕遭天雷打嘍？

(意思是：應該怕遭雷擊)

18 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頁282。



(44) 捨不得金彈子，麼樣怎麼樣打得到巧鴛鴦嘞？

(意思是：肯定打不著)

(45) 哪個叫你來的嘞？

(意思是：你不應該來！)

第二，用在設問句末。設問句同樣是無疑而問，具有引導別人思考的作用。<sup>19</sup>設問句的「無疑而問」可以這樣理解：對聽話人而言是「問」，引導其思考，「嘞」表達的疑問語氣；對說話人而言是「無疑」，其問句中隱含著肯定的意思，「嘞」表達出偏於肯定的語氣：

(46) 他是哪個嘞？他是天堂寨廟上的主持和尚。

他是誰呢？他是天堂寨廟裏的主持和尚。

(47) 小父做麼事去了嘞？小父挖苕去了。

叔叔幹什麼去了呢？叔叔挖紅薯去了。

第三，用在是非問句以外的疑問句末。紅安方言的疑問句（指實施詢問而不是自言自語的句子）如果句末沒有語氣詞，那麼一般只表達疑問，揣測的語氣不明顯。但是，如果在句末加上語氣詞「嘞」，就有著明顯的揣測語氣，試比較：

(48) 他是罵哪個誰？

(問話人因不清楚他罵的對象而提問，揣測的語氣不明顯)

他是罵哪個嘞？

(問話人不清楚他罵誰，但表達出對答案的揣測)

(49) 你是想去還是不想去？

(問話人因不知道對方想不想去而提問，揣測的語氣不明顯)

你是想去還是不想去嘞？

(問話人不知道對方想不想去，但表達出對答案的揣測)

(50) 我的帽子嘞？

(問話人不清楚帽子在哪裏，但表達了回憶、揣測的語氣)

(51) 小毛吃不吃飯？

(問話人不清楚小毛吃不吃飯，句子只表達疑問，沒有什麼傾向)

小毛吃不吃飯嘞？

19 同上註，頁280。



（問話人不清楚小毛吃不吃飯，但句子表達出對答案的揣測）

「嘞」表達出「揣測」的語氣，而「揣測」當然隱含著說話人的某種傾向，其意義是不同程度地偏於肯定的，如同共同語的「吧」一樣——「吧」所在的問句「往往不是單純提問而有揣測的語氣」，<sup>20</sup>因而「吧」在疑問句中都表達偏於肯定的意思。<sup>21</sup>

紅安方言語氣詞「嘞」的三種用法說明，「嘞」所表達的是疑問而偏於肯定的語氣。這是第二節中「VP不嘞」表達偏於肯定意思的根源：「VP不」是中性問句，說話人在其後加上與之語義功能矛盾的、表達疑問而偏於肯定的「嘞」，就使得句式偏離中性而隱含著肯定的意思。

2. 紅安方言的語氣詞「唄」。趙元任<sup>22</sup>認為，現代漢語中有兩個語氣詞「吧」。用於是非問句的「吧」是「不啊」的合音，用於祈使句的「吧」是「罷」的弱化。但紅安方言與共同語不同。我們在第二節指出，紅安方言的「VP唄」與「VP不嘞」兩個句式在表達偏於肯定的意思和表達祈使的意思方面是相同的。考慮到兩個句式的VP部分相同，而「不嘞」的合音與語氣詞「唄」發音相近，因此筆者認為，其表示疑問或祈使的語氣詞「唄」應該都是來自「不嘞」的合音和語法化。這就是說，紅安方言表示疑問或祈使的「唄」是同源的，而共同語表示疑問或祈使的「吧」是異源的。

3. 其他縣市區方言中的此類語氣詞。其他縣市區方言中亦存在語氣詞「嘞 / 吵[sæ]」，其表達的語氣與紅安方言「嘞」基本相同（例略）。儘管黃梅、團風等東部、中南部方言中不存在「VP不嘞」句式，但考慮到這些方言中的語氣詞「唄」都表達疑問而偏於肯定的語氣，都可以用於祈使句（見第三節），且這些方言的「唄」與「嘞 / 吵[sæ]」的韻母分別相同，根據紅安方言類推，我們認為這些方言的「唄」應該也是「不」和「嘞 / 吵[sæ]」的合音和語法化。

## （二）「V不VP」及其相關句式反映出歷時的演變過程

黃岡方言中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從共時的角度反映出歷時的語法化過程，反映出其由反復問句向是非問句的演變。這集中表現在西北部

20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52。

21 邵敬敏、朱彥，〈「是不是VP」問句的肯定性傾向及其類型學意義〉，頁25。

22 趙元任著，呂叔湘譯，《漢語口語語法》，頁361。



的紅安方言中。該方言中存在「V不VP、VP不、VP不嘞、VP唄」四種句式，構成了一個漸變的鏈條：在比較正式的「V不VP」句式基礎上省略VP，發展出口語句式「VP不」；「VP不」加上表示偏於肯定的語氣詞「嘞」，使得「VP不嘞」的語義傾向偏於肯定，為其由反復問句演變為同樣表意偏於肯定的是非問句「VP唄」奠定了語義基礎。而由「VP不」與語氣詞「嘞」連用，到「不嘞」合音語法化為是非問語氣詞「唄」，則表明其演變在語音層面的徹底完成。可見，紅安方言中存在著由「V不VP」向「VP唄」演變各階段的印記：

V不VP → VP不 → VP不嘞 → VP唄

一般認為，漢語的反復問句發展為是非問句的軌跡應該是三個階段：<sup>23</sup>

VP-neg-VP ? → VP-neg ? → VP嗎？

不難看出，除了語氣詞的語音形式不同和多出了「VP不嘞」之外，紅安方言中「V不VP」及其相關句式正反映了漢語史上反復問句發展為是非問句的不同階段，是「不」和「嘞」合音為語氣詞「唄」過程的共時投影。而且，其多出的「VP不+嘞」句式更深入地反映了演變過程中的重要細節——意義開始偏於肯定。

一般說來，幾個同義句式在某方言中並存，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語言或方言接觸造成句式的疊置，二是本方言內部句式的發展。我們也許可以把上述反復問句式並存的現象解釋為有共同語或強勢方言句式在當地方言中疊置，如同筆者曾經指出的一些北方方言句式在黃岡方言中的疊置一樣。<sup>24</sup>但是，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之前，這種假設我們不能考慮。因為按照常理，在存在疊置的同義句式中，具有口語色彩的是該方言的固有句式，具有非口語色彩的是外來句式。而前述趙元任等的紀錄則表明，今天具有非口語色彩的「V不VP」句式早在1936年就存在於當地方言中。<sup>25</sup>這就是說，不僅口語色彩的「VP不」是、而且非口語色彩的「V不VP」也應該是該方言固有的句式。同義句式並存，反映的是該方言反復問句向是非問句的演變。其「V不VP」

23 邵敬敏、王鵬翔，〈陝北方言的正反是非問句〉，頁42。

24 汪化雲，〈黃岡方言文白異序現象初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72.3(2001): 723-751。

25 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頁918-1182。



的非口語色彩，應該是該句式在口語中使用較少所造成的。這說明非口語色彩可以來自方言外部，也可以產生於方言內部。多種反復問句式之所以能夠在黃岡方言中並存，可能是因為該地處於相對閉塞一些的大別山腹地及其南麓，上述演變過程雖然基本完成，但發展緩慢，故而仍殘留著歷時演變過程的印記。

其他各縣市區方言中此類句式的發展亦表現出有規律的現象。東部處於沿江平原地帶，上述演變過程發展得相對快些：黃梅方言中只有「V不VP、VP啵、VP唄」句式，即只存在演變過程中相當於「VP不」的「VP啵」這一個環節，不存在「VP不嘞」這種向「VP唄」過渡的句式。而同樣處於沿江平原地帶的中南部，長期以來是該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上述演變過程發展得更快：團風方言中只有「V不VP、VVP、VP唄」句式，不存在演變過程中的「VP不、VP不嘞」兩個環節，其演變徹底完成。其「VVP」雖然也是口語中的省略形式，但只是一種「緊縮式」的省略，不是上述演變過程中的一環。可見，黃岡方言雖然都完成了上述演變，但卻由西北向東、向中南表現出這樣的漸變現象：

1. 存在演變過程中的兩個環節（紅安等西北部方言共有四個相關句式）；
2. 存在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與邵敬敏等<sup>26</sup>指出的「三階段」完全一致（黃梅等東部方言）；
3. 不存在演變過程中的環節，已徹底完成演變（團風等中南部方言）。

不同地域的「V不VP」及其相關句式發展不平衡，這應該是歷時的演變過程在地域平面的共時表現。

### （三）黃岡方言語氣詞「唄」與共同語語氣詞「嗎」形成的差異

邵敬敏等<sup>27</sup>認為，VP-neg「是古漢語正反問（按：即本文所謂『反復問』）和現代漢語『嗎』字是非問之間的一種過渡格式，長期處於句尾的否定詞『不』、『沒』，非常容易弱化，變成輕讀，並且語法化為語氣詞」。這當然是對的，這種演變方式可以叫做「弱化式」。但黃岡方言則反映了另外一種語法化方式：句尾的「不」與表示疑問而偏於肯定的語氣詞「嘞／吵」拼合，

26 邵敬敏、王鵬翔，〈陝北方言的正反是非問句〉，頁42-43。

27 同上註，頁43。



構成新的用於是非問句的語氣詞「唄」，從而完成語法化。這種方式可以叫做「拼合式」。據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方言的複雜，導致了同一類語法化過程方式的多樣。

## 五、「V 有 VP」及其相關句式

先簡單地分析一下「V 有 VP」及其相關句式，對下文的討論是很有必要的。

### (一)「V 有 VP」及其相關句式的地域分布、類型和語體色彩

這類句式在各縣市區方言中比較統一，共有兩個：V 有 VP、VP 有。「有」同共同語的「沒有」一樣，可以是動詞或副詞。這裏的「有」是副詞，相當於文言的「未」。一般認為，「VP 有」是由「VP 有 VP」省略第二個 VP 發展而來的。考慮到黃岡方言沒有「VP 有 VP」，在「VP 有 VP」的兩個次類中，該方言也只有「V 有 VP」而沒有「VP 有 V」，所以我們認為，同前述「VP 不」同式的來源相似，「VP 有」當亦是由「V 有 VP」省略後面的 VP，並將前面的 V 恢復為 VP 而形成的。正因為如此，「V 有 VP」顯得比較正式，有深究的意味；「VP 有」是簡短的省略形式，顯得比較隨意，在口語中常用。兩種句式在語體要求不明顯的場合可以互換使用，其答句都是肯定形式「V / VP」或否定形式「有 / 有 VP」（也可以是「不曉得」）。如團風方言中的兩種反復問句：

(52) 你昨日出有出工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參加集體勞動叫出工？

你昨日出工有？

(答：出了；有 / 有出)

(53) 二毛吃有吃乾淨光？

二毛吃乾淨了有？

(答：吃乾淨了；有 / 有吃乾淨)

(54) 我臉上紅有紅？

我臉上紅了有？

(答：紅了；有 / 有紅)



當「有」前的V是「有」時，「V有VP」中的「有V」必須換成「不有 / 有得動詞，沒有」（55），句子才能成立；其中的「不」音[·pu]，意思相當於文言的「未」，只出現在「有不有」中，應該是「不、未」沒有嚴格分工現象<sup>28</sup>的殘存。當VP是「有」或「有+賓語」時，「VP有」中的「有」可以換成動詞「有得」（56、57）：

(55) 屋裏有不有人？外頭有不有？屋裏有沒有人？外面有沒有？

屋裏有有得人？外頭有有得？

（答：有 / 有得）

(56) 你下都，音xa<sup>3</sup>把我了，你還有有？你都給我了，你還有沒有？

你下把我了，你還有有得？

（答：有 / 有得）

(57) 屋裏有人有？屋裏有沒有人？

屋裏有人有得？

（答：有 / 有得）

## (二)「V有VP、VP有」的語義傾向

兩個句式都是肯定否定「各占百分之五十」，因此都可以加進「到底」之類強化疑問語氣的詞語，或者作為間接問句出現在陳述句中，例如團風方言的用例：

(58) 老王到底買有買票？

老王到底買票有？

（答：買了 / 有買）

(59) 我也不曉得老王到底買有買票。

我也不曉得老王到底買票有。

## (三)黃岡方言中不存在與「有」聲母相同的語氣詞「嗎」之類

共同語使用語氣詞「嗎」構成的是非問句，各縣市區方言都採用「陳述句結構+上揚語調」的方式來表示，如團風方言的用例：

(60) 你吃了↗你吃了嗎？

28 吳福祥，〈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 / 不C」的語法化〉，《中國語文》（北京）2002.1:



我勤快↗我勤快嗎？

他報了名↗他報了名嗎？

不難看出，黃岡方言中的「VP有」沒有進一步演變為是非問句，「有」也沒有「弱化，變成輕讀，並且語法化為語氣詞」。<sup>29</sup>

## 六、結 語

從上文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黃岡市所屬各縣市區方言中「V-neg-VO」和相關句式的現狀及其所反映的語法化過程，同時不難得出下面的兩點結論。

### (一) 黃岡方言「V-neg-VO」及其相關句式發展不平衡

將「有」與「不」構成的反復問句的發展現狀和地域分布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下述兩個不平衡：

1. 不同地域的反復問句發展不平衡。除了第三節提到的不同地域各類句式存在些許差異以外，各地的常用句式也不相同。在西北部和東部方言中，「VP不」與「VP有」都是最常用的句式，「不、有」對不同結構的反復問句式的選擇相同，都是「VP-neg」。但在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南部方言中，「不、有」對反復問句式的選擇不一樣，其最常用的句式分別是「V不VP (VVP)」和「VP有」，這與共同語相應的句式是最接近的，可能與共同語的影響有關。

2. 不同否定詞構成的「V-neg-VO」及其相關句式，其發展也不平衡。黃岡方言的「V不VP」已經衍生出是非問句，「V有VP」除了產生省略形式「VP有」以外，沒有進一步的發展。從與共同語相應句式的比較來看，該方言「V不VO」及其相關句式的發展明顯地快於「V有VP」及其相關句式。

### (二) 黃岡方言反復問句「使用‘V-neg-VO’句式」的說法不完整

朱德熙認為，「湖北話」（其舉例包括黃岡方言）的反復問句是「使用

29 邵敬敏、王鵬翔，〈陝北方言的正反是非問句〉，頁 43。



‘V-neg-VO’ 句式」<sup>30</sup>的。這句話雖然沒錯，但是不完整。因為如前所述，黃岡方言是幾個反復問句式並存，並不限於使用「V-neg-VO」的。而且，「VP-neg」的使用更為常見：如前所述，口語中多數地方「VP不 / VP啵」兩個句式比「V不VP」更為常用，「VP有」則是全市口語中通用的句式。朱德熙引用的方言材料反映黃岡方言反復問句式不夠全面，因而不能概括其不同縣市區方言的反復問句、不同否定詞構成的反復問句的差異和發展的不平衡。

我們知道，朱德熙關於黃岡方言反復問句的材料引自趙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為什麼這些材料不能反映黃岡方言反復問句的現狀？我們認為有三個可能的原因：其一，限於當時的條件，《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的發音合作人一般是在武漢讀書的青年學生；受共同語或武漢方言的影響，學生們只對調查者提供了比較正式的句式，沒有反映其方言反復問句的全貌。其二，趙元任等沒有對該方言的反復問句進行深入全面的調查。其三，趙元任等對黃岡方言的調查是1936年，七十年來黃岡方言反復問句有了新發展，孳生出了新的句式。究竟是哪個原因導致了朱德熙的說法不完整？由於資料不足，我們現在還不能肯定。但是，考慮到現在八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使用「V-neg-VO」及其相關句式與中青年完全相同這一因素，我們對上述第三個可能的原因持否定態度。

本文主要發音合作人：

秦劍，男，1965年出生於紅安縣城，小學、中學均在縣城就讀。

梅大聖，男，1947年出生於黃梅縣城郊農村，小學、中學均在縣城或縣城附近就讀。

項菊，女，1966年出生於英山縣城，小學、中學均在縣城就讀。

吳光輝，男，1966年出生於團風縣城，小學、中學均在縣城就讀。

王緊意，女，1982年出生於黃州城，大學畢業始離開家鄉。

30 朱德熙，〈「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布〉，頁323-324。



## 引用書目

-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1989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
- 朱德熙 1991 〈「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裏的分布〉，《中國語文》（北京）1991.5: 321-332。
- 汪化雲 2001 〈黃岡方言文白異序現象初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72.3: 723-751。
- 汪化雲 2004 《鄂東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汪化雲、陳金仙 2005 〈廢名小說中的「不」及其相關句式〉，《中國語學研究開篇》（日本）24: 194-199。
- 呂叔湘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吳福祥 2002 〈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中國語文》（北京）2002.1: 29-40。
- 邵敬敏、王鵬翔 2003 〈陝北方言的正反是非問句〉，《方言》（北京）2003.1: 40-48。
- 邵敬敏、朱彥 2002 〈「是不是VP」問句的肯定性傾向及其類型學意義〉，《世界漢語教學》（北京）2002.3: 23-36。
- 黃伯榮、廖序東 2002 《現代漢語》，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趙元任等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
- 趙元任著，呂叔湘譯 1979 《漢語口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The “V + *bu* (not) + VP” in Huanggang Dialect and Its Related Patterns

Hua-yun Wang\*

###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atterns in Huanggang 黃岡 Sdialect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V + *bu* (不) + VP” pattern in standard Mandarin. These include “VP + ‘*bu*’ (不),” “VP + *bu* (不) + modal particle,” and “VP + *bei* (嘸, a modal particle).” Such patterns appear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frequency in Hongan 紅安, Huangmei 黃梅, and Tuanfeng 團風 (counties under Huanggang’s jurisdiction). This reflects the grammatical process of “*bu*” (不) changing into “*bei*,” forming a chain of “half-negative and half-affirmative repetition questions→affirmative-leaning repetition questions→yes-no questions.” This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pattern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linguistic history. However, the “VP + *mao* (冇)” pattern that is abbreviated from the “V+*mao* (冇) + VP” pattern does not have such changes.

**Keywords:** Huanggang 黃岡 dialect, repetition questions, yes-no questions, regional distribution, grammaticalization

---

\* Hua-yun W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at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